

阅读

第542期

生活里没有书籍，就好像没有阳光；智慧中没有书籍，就好像鸟儿没有翅膀。知识是人类进步的阶梯，阅读则是了解人生和获取知识的重要手段和最好途径。

做人与处世

□ 季羨林

一个人活在世界上，必须处理好三个关系：第一，人与大自然的关系；第二，人与人的关系，包括家庭关系在内；第三，个人心中思想与感情矛盾与平衡的关系。这三个关系，如果能处理很好，生活就能愉快；否则，生活就有苦恼。

人本来也是属于大自然范畴的。但是，人自从变成了“万物之灵”以后，就同大自然闹起独立来，有时竟成了大自然的对立面。人类的衣食住行所有的资料都取自大自然，我们向大自然索取是不可避免的。关键是怎样去索取？索取手段不出两途：一用和平手段，一用强制手段。我个人认为，东西文化之分野，就在这里。西方对待大自然的基本态度或指导思想是“征服自然”，用一句现成的套话来说，就是用处理我矛盾的方法来处理人与大自然的关系。结果呢，从表面上看上去，西方人是胜利了，大自然真的被他们征服了。自从西方产业革命以后，西方人屡创奇迹。楼上楼下，电灯电话。大至宇宙飞船，小至原子，无一不出自西方“征服者”之手。

然而，大自然的容忍是有限度的，它是能报复的，它是能惩罚的。报复或惩罚的结果，人皆见之，比如环境污染，生态失衡，臭氧层出洞，物种灭绝，人口爆炸，淡水资源匮乏，新疾病产生，如此等等，不一而足。这些弊端中哪一项不解决都能影响人类生存的前途。我并非危言耸听，现在全世界人民和政府都高呼环保，并采取保护措施。古人说：“失之东隅，收之桑榆。”犹未为晚。

中国或者东方对待大自然的态度或哲学基础是“天人合一”。宋人张载说得最简明扼要：“民吾同胞，物吾与也。”“与”的意思是伙伴。我们把大自然看作伙伴。可惜我们的行为没能跟上。在某种程度上，也采取了“征服自然”的办法，结果也受到了大自然的报复，前不久南北的大洪水不是很能发人深省吗？

至于人与人的关系，我的想法是：对待一切善良的人，不管是家属，还是朋友，都应该有一个两字箴言：一曰真，二曰忍。真者，以真心实意相待，不允许弄虚作假。对待坏人，则另当别论。忍者，相互容忍也。日子久了，难免有点磕磕碰碰。在这个时候，头脑清醒的一方应该能够容忍。如果双方都不冷静，必致因小失大，后果不堪设想。唐朝张公艺的“百忍”是历史上有名的例子。

至于个人心中思想感情的矛盾，则多半起于私心杂念。解之方，唯有消灭私心，学习诸葛亮的“淡泊以明志，宁静以致远”，庶几近之。

(摘自《季羨林谈人生》当代中国出版社)

恰似家人缓缓归

□ 半文

君子于役，不知其期。曷其至哉？鸡栖于埭。日之夕矣，羊牛下来。君子于役，如之何勿思！
君子于役，不日不月。曷其有佖？鸡栖于桀。日之夕矣，羊牛下括。君子于役，苟无饥渴？
——《国风·王风·君子于役》

牛，是家畜，也是家人。拉犁时，我压在犁铧上，看一个春天在它的身后波浪滚滚。卸下犁，我坐在它背上，看黄昏在它身后缓缓落下。最好是夏日，在河边，它宽宽的嘴巴慢慢地嚼着洋蒿子，我用棕榈慢慢地洗它身上的每一条皱纹。牛很宽，很大，像一件有温度的雕塑，可以慢慢地洗，洗一整天黄昏。它那么宽厚，像它宽宽的嘴巴，缓缓地咀嚼，不计较你洗得重或不重，净或不净，暖或不暖。它那么大的身躯，那么大的力气，但它不跟你计较。洗完，用一根指头粗的细绳就可以牵着它。绳是静静地垂着的，它不挣扎，不逃脱。甚至不用绳，只轻轻地拍下它的牛屁股，它就缓缓地朝着家的方向走去。它和你计较，若计较，你不是它的对手。它又宽又厚又大的身体似可容纳此世间所有的苦劳怨愤，像吃下的带刺的草，经过咀嚼，反刍和时间的消磨，最后，都化成血、化成肉，化成可以喝的奶和可以嚼的骨头。

读《君子于役》，读到“日之夕矣，羊牛下来”，仿佛看到从童年出走的那头老牛，又披着黄昏明亮的橙色，穿过数十年的时间和空间，缓缓地向你走来。那一丝明亮的橙色里，有着让人热泪盈眶的温暖。老的牛和老的人一样，它的宽厚、温驯、暖意，让人柔软。我伸出手去，抚摸“羊牛下来”四个字，仿佛抚摸过去那些粗糙而温暖的时光。旧时光，是一幅图画。刻在汉砖上，画在唐画里，亦远远地铭记在每一个与一头牛同甘共苦的消逝的日脚里。诗中，那个站立在夕阳下的女子，一定踮起了脚，伸长了脖子。伊甚至在脚下垫了石头，希望可以站得高些，望得远些，再远些。伊希望把柔软的目光伸得长些，再长些，可以用目光远远地牵住那个远归的人。“君子于役”，没有归期。伊想念那个君子，想他有没有吃饱，有没有穿暖，会不会累，会不会渴，会不会辗转无眠？

自他走后，伊只剩下想念。只是，想也无用，隔着千山万水。好在，还有牛羊，每当夕阳落下，那一头从远处缓缓归来的老牛，身披着明亮的橙色的光亮，给予女子家人般的温暖。伊接过它垂下的牛绳，像牵着远归的家人的手。牵住一只牛，空荡荡的内心就满了，有了依靠。手牵着手，缓缓地向着家的方向走去。炊烟，灯火，米粟的香味，寻常的日子，便有了继续下去的力量。

文友说：到了这个年纪，余生，或只剩“耕、读”两件事。有一间可躲雨的屋，有一分可耕的田，有一本可读的书，人间便足够温暖。最好，还有一头牛。最好是老牛，可以陪着一个人，和一块田、一本书一起，慢慢地反刍那些老去的时光。人奔跑忙碌一生，追求的，也不过就是一种缓慢的寻常生活。

唐王维《渭川田家》：“斜日照墟落，穷巷牛羊归。野老念牧童，倚杖候荆扉。”短短几句，亦画出一幅闲适的牧童晚归图。一阙诗，写至结尾，他又说：“即此羡闲逸，怅然吟式微。”

如此安逸的生活怎不叫我羡慕？我不禁怅然地吟起《式微》。《君子于役》，诗中遥遥无期的男子，让人牵挂。但眼前，牛羊缓缓归来的图画，仍惹人艳羡。王维也羡慕这样一幅缓慢而温暖的图画，站在那儿远远地看着这样一幅图画，轻轻地反复地吟诵“式微”。“式微”是《诗》中短章：“式微，式微，胡不归。”田园，是归处。老牛，似家人。枕牛而眠，骑牛而归，伴牛而浴，盼牛下来。在没有牛的日子里，那些日子会被反复地反刍。

我是从农村出来的。从一块田里拔出带泥的脚，奔跑着冲进城市的农人，会不断地反刍这样一幅图画：黄昏落下，牛羊家禽回到圈栏，炊烟袅袅升起，灯火温暖地跳动起来，家人围炉，有一茬没一茬，聊着闲散的话题。黄昏，老牛归来，大地，有白天未有的温顺和暖意，所有须以生命珍爱的物事，都在向着内心归聚，一切归于平和、安谧和恬美。

农耕，老牛，缓缓归来的君子。那位鼓瑟的女子，终会在这幅图画里，等到那个远归的他。

(摘自2024年3月29日《杭州日报》)



又见榆钱飘

□ 梦野

故乡的那棵老榆树，不论怎样地老了，我总叫它小榆树。这样叫它，我感觉自己仿佛回到了故乡，回到了童年。

小榆树个子不高，但我更小过它，是多少倍，不好来形容。它像一个大哥哥，春风拍着它的头，我总是痴望着。

望着，望着，小榆树赤身的枝条，绽放着青色的笑容，紫紫色的小骨朵，一串一串的，一串比一串俏艳。那是什么？那是榆钱。我童年的美味，就从爬树中获得了。

榆钱一圈圈膨胀着，一串和另一串，有着相同的表情，但有着不同的姿容，和我们孩儿是那样的相似。看不到枝条，看不到空隙，好似春风钻不过去时，那就是——一树的榆钱了。

水嫩嫩的、油绿绿的、壮朴朴的，小榆树的个子，感觉冒高了一些，但我更会觉得，它变胖了许多，甚至觉得，那个粗巴巴的树干，喘着气，快要支撑不住了。

每年春天，我是巴望着小榆树变“胖”的。它胖得很体面，那形象、那表情、那味道，是多么的自然，多么的诱人。

第一个爬上树的人，绝不是我。小伙伴们，有的是力气，如果不早行动，和他们相触，我是挤不到树干旁边的。他们上去了，在嬉笑中“噢啊”着，腮帮子鼓鼓的。在我仰望的眼神里，“呼”的一声，一小枝榆钱就飘来了。

我突然感到了小榆树的疼痛，不由得叫了起来。“不要折了，不要折枝子了。”

“没事，没事。”他们还在听我怎么回应时，我已爬上了树，不在高处，但总还是可以的，毕竟我也包裹在榆钱中，包着，包着，我也是榆钱了。

回去的路上，我也鼓起了肚子，在肚子上鼓起的是小帆布袋，在小帆布袋上鼓起的，是我握着榆钱的小手。

手松开了，我就见到了母亲。“明天，妈给你做了吃。”

“吃什么？”

“榆钱窝窝。”我兴奋地跳了起来。

“妈，我不念书了，咱们一起种地吧。”

“不用你种，你不要操心这个。”

母亲似乎有点不情愿了，榆钱在水里泡着，水在盆里晃荡着。她擦干了手，摸了一下我的头：“你好好念书就是了。”

榆树，像个旅行者，俨然喜欢把脚落在少雨的陕北大地上。在我的故乡神木，它犹如布阵，遍及高坡、沟壑，守卫着乡亲。

那么多榆树，不论在哪里，我和小伙伴们，都是要爬的，直到把春天爬走，一树榆叶在搜寻着我们。光阴在夜里逃走，不论我在哪里，我的嘴边还是老家的榆钱，还是那粗粗的、甜甜的、黏黏的感觉。

“行行无别语，只道早还乡。”每年在春天，榆树“胖”了的时候，我就会回到村子，看看这个胖子，瞧瞧那个胖子，嗅着那个甜腻的味道，小伙伴们一个个围拢过来，顿时，我觉得我就是一棵榆树了。

小村每年都在变化着，乡亲每年都在变化着。我住过的石窑院屋顶上墙上的那棵小榆树，奇迹般的，也弯下腰来了，而且是向着路的那一边，守候着路人。

在我有点上火、不想吃饭、睡得不怎么好时，我更多地想到了榆钱，它是一个医者，一直在我的心头。可我不能爬树了，有点像那棵小榆树的我，只能在每年的春天里，站在路边，看见榆钱飘飘，我悄悄捋一些吃。

那里正好有个转弯，还陡陡的。陡陡的，有我怀旧的人生。

(摘自2024年4月15日《人民日报》)

来自未知的乐声

□ 陈染

肖邦的钢琴曲从我听到开始，就从未停止过喜欢。它不同于我珍爱的贝多芬，贝多芬总能顷刻间就让人拉满情绪，无论是哪一种情绪——雄浑的、热烈的、悲绝的、苦难的、思辨的、抗争的……满满的、不甘、悲鸣与恸叹，总能让人瞬间感到一场来自人间的狂风暴雨，浓墨重彩倾泻而下；而肖邦的钢琴曲则是另一番意境，它呈现着小调和弦的那种深沉、内省与情感，既是若露滴竹、风铃浅唱，又是柴米油盐、凡俗烟火。它像潺潺流水中的碎石细沙，总是与回忆、与想念有关，与支离的梦境、模糊的旧居、心中的动念有关，与“烛光里的妈妈”、与寻常日子中的零零碎碎、细枝末节有关。

它仿佛是夏天里的一个片段：母亲正在吃力地扶住沙发的扶手站起身，她的身高随着衰老变得矮小了一截，头部像一只白鹤那样向前探着，预起飞的样子。她的头发短短的，比雪还白，却依旧润滑如丝，仿佛一圈白色光轮，粼波闪闪，笼罩在瘦削的脸颊上。母亲一抬头见到我，快乐突然就降临在她的脸颊上。她拉住我的手高兴地往门外边走，她的脊背越来越弯了，走起来犹如一只风中摇摆的稻谷，令我揪心……

有一段时间，肖邦的降B小调夜曲、降E大调夜曲、升C小调夜曲……一直在我的CD机里循环往复，周而复始。特别是母亲离世之后，那种淡淡的乡愁，淡淡的炊烟，淡淡的日子，淡淡的故人，母亲坐在轮椅上淡淡的期待，淡淡的等候……那乐声似乎来自某种未知的地角天边，来自某种无法测量的遥远。人间美语，天闻怡悦，令我心往神驰，百听不厌。也许，我只是想在乐声中期待与母亲的再度相逢吧。

心理学中有个“路径依赖”，即你这一次的思绪，下次遇到同样境况，海马体会本能地惯性重复这个路径。所以，大脑中的“路径依赖”常常是零次与无数次。一旦形成，很难抹掉。

譬如在现实中，你这次踩过一个坑，好不容易跌跌撞撞爬起来，百折千回、兜兜转转之后，你下次面临的还是同一类的坑。这个特点，也适用于人世间的许多温暖美好的事物，譬如：你穿过大街小巷走在回家的路上，已是傍晚夕阳西下，路边的小店已零星泛起灯光，一天的疲惫马上就要结束，你脑子里闪现着家里的爱犬，浮动着热气腾腾的洗澡水以及香气扑鼻、芬芳四溢的饭菜，你甚至听到黑胶唱片发出的原汁原味的嘶嘶声……我不知医学怎样命名脑海中的这个场景，就姑且称之为“沉浸式记忆”吧。

这之前，另一本来自拉威尔的故乡——法文版的《私人生活》，也给我带来触动。

记得十年前，母亲在做心脏搭桥手术后，整整两三天时间昏迷不醒。母亲醒来后回忆说，她呆在一处雾蒙蒙的空旷地，耳边一直盘旋萦绕着拉威尔的《波莱罗舞曲》，无尽无休地循环，乐声忽远忽近，缥缈缈缈，却是格外清晰真切，每一个音符都如同一颗星星，闪烁不定，连绵不断。它无拘无束，轻柔却又无法被任何外力所束缚、所阻断。于是，母亲就使劲想，这是哪儿啊……

“波莱罗”说是舞曲，却蕴藉、积蓄着一种用力压住的深重、一种不显山露水的抗争力，以及一种无尽无休的艰辛劳碌。母亲的晚年，与疾病抗争得太辛苦，太倦累了。我常常想，人生一场，多么像一场被拉长的舞剧，序幕拉开，踉跄登场；帷幕落下，曲终人散。当然，会有台前与后台。台前的剧目，呈现仪式化与程序化色彩，而后台私密的非显性地带，才是展示心性底色的更为真实可贵的存在。我们既非自主而来，又非自主而走；同时，我们从哪里来到这儿？离开后又去了哪里？却都是未知。

母亲昏迷中的乐声，显得波诡云谲，使我感到惊异！这乐声来自风声还是水声？来自层峦起伏的远山还是漫山遍野的绿丛？来自屋檐的青灰石瓦还是门前的水碓石磨？来自幽深的凹井还是清流的雨滴？我不得而知。但我知道，这看不到、摸不着的天启之音，不是耳朵听到的，而是灵魂听到的。

这件事之后，拉威尔便成为我脑子里的一个神秘的存在。

去年冬天，母亲没有扛过去。据说，人在离世时是不知道自己正在死去的，这是唯一让我感到安慰的地方。也许，母亲以为和以往一样，再忍耐坚持一下，就可以平安出院，就可以重新与我在一起分享她喜欢的肖邦、拉威尔；在母亲离世时最后的临界点，她是否又一次倾听到来自遥远未知的“波莱罗舞曲”？我不知道。我宁愿她以为，再在迷雾中徘徊一会儿，太阳就会驱散雾霾，女儿就会再一次接她回来……

母亲离世一周年的时候，我终于办理了销户手续，心里万分不舍。拿着被剪掉一角的母亲身份证和盖上“死亡”印章的户口本，心还是刺痛。又是隆冬了，往日熟稔热闹街道显得有些清寂萧条，行人寥寥，脚步匆忙，人们似乎想赶在更冷之前完成手中的活计。小巷两侧的店铺也多是门庭冷落，顾客稀疏，店员们都早早地赶回老家过年去了，繁华街市一下变得冷冷清清，我忽然产生一种人在异地飘零的陌生感——我的家是在这里吗？但愿这两本波兰文和法文的小书，可以替代我，在冷冬之后的某一个暖融融的春日，去造访这两位与我的神经元回路发生过某种神秘“链接”的音乐家墓地。鞠躬致敬，静默片刻。然后，分别用他们的母语询问一声：您们是否见到我母亲？我想念她。

(摘自《中华读书报》)



◎图片来源于网络